

全 新 小

說 版

近代天台
中興之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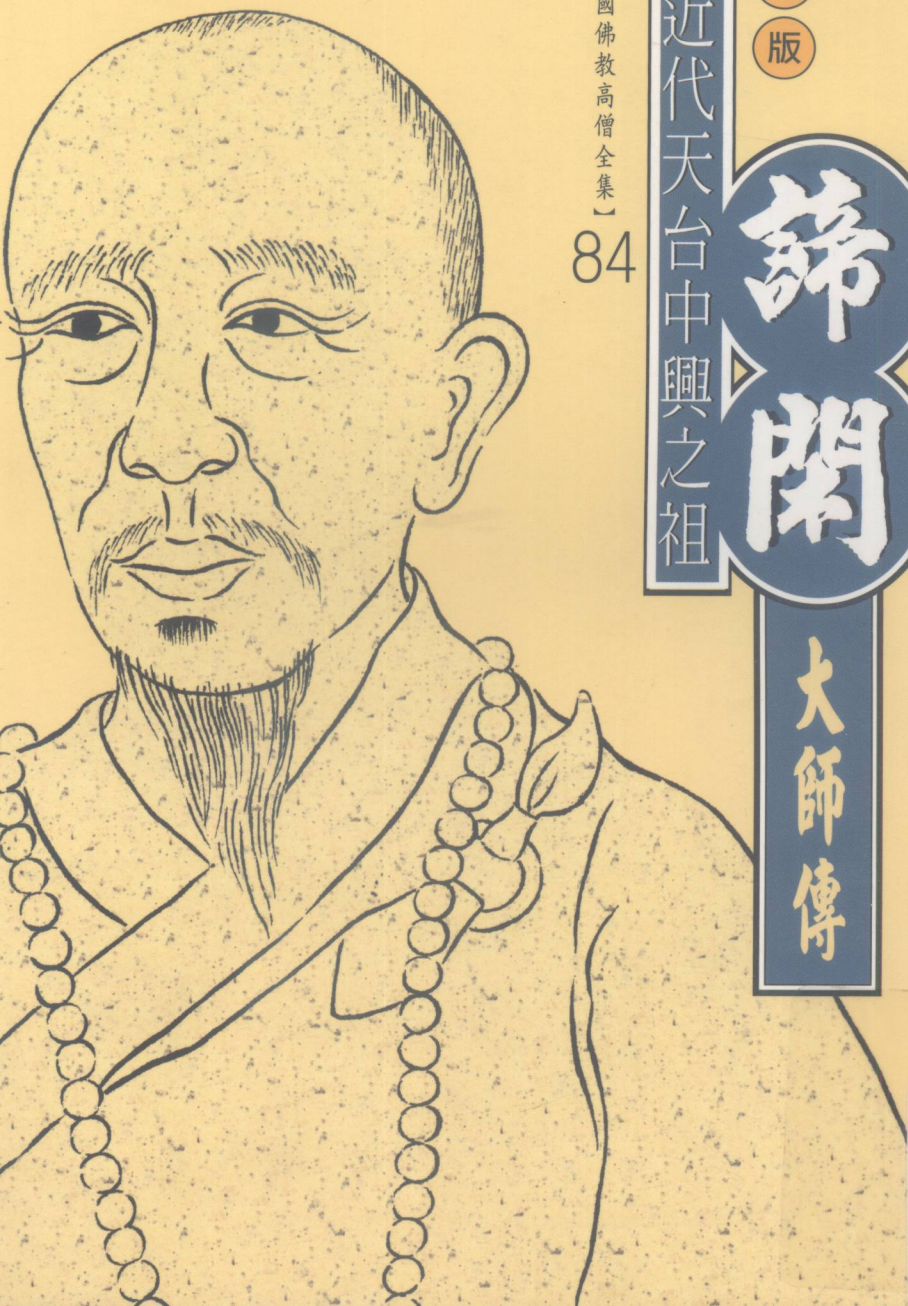
諦 閑

大師傳

作者 ◆ 耿敬

〔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〕

84



1201.37
20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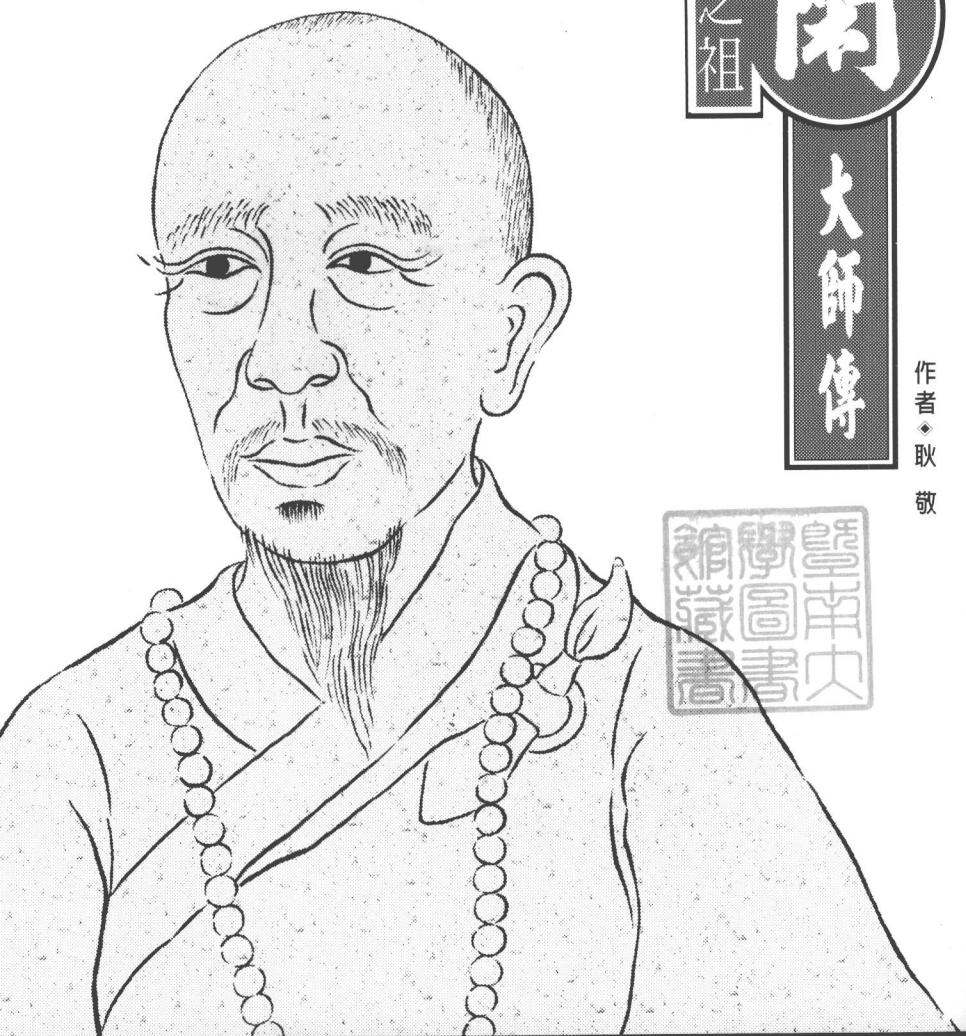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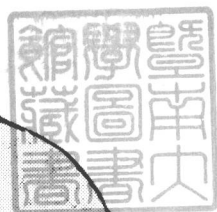
諦閑

大師傳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84

作者・耿敬





著 者 耿 敬

二〇一〇年十月初版

有著作權·請勿翻印

發行人 慈惠法師(張優理)

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舒建中律師

連絡處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電話(〇七)六五六一九二一轉六六六六

<http://www.fgs.com.tw>

E-mail: fgce@fgs.org.tw

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高雄縣大樹鄉一一六一七號 電話(〇七)六五六四〇三八—九

佛光山文教廣場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電話(〇七)六五六一九二一—六一〇二

佛光書局

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四四六號 電話(〇二)二九二三二七四八

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電話(〇二)二九八四九五二三
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電話(〇三九)三三〇三三—二〇〇九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(〇七)二七二八六四九

定 價 一五〇元

郵政劃撥第一八八八九四八號 帳戶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日生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霖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目錄】

- ◆ 總 序 佛光與慧燈——星雲
- 紛飛的思緒 —— 〇〇一
- 一腳踏破虛空 —— 〇一九
- 瓶水瀉 蓮花生 —— 〇四五
- 鐵肩擔道的歲月 —— 〇七三
- 廣長舌演法音 —— 〇九〇
- 觀宗舍語 —— 一二〇
- 病中的阿伽陀 —— 一五五
- 一寸時光 一寸命光 —— 一八八
- 古稀接引 —— 二二二

① 極唱

二四八

◆ 年譜簡編

二六〇



紛飛的思緒

毒毒的日頭直射下來。

正午的直街，沒有人走動，人們不知都躲到哪裡去了。往日直街的正午，雖然也是行人稀少，但卻不像這兩天似的蹤影難見。焦熱的陽光灑在路面上，烤得鋪路的鵝卵石像要裂開似的。

朱卓三蠕動了幾下冒煙的喉嚨，舔舔乾渴的嘴唇，呆呆地注視著門外。幾天來莫名的煩燥一直籠罩在他的心頭，無法釋去。

街對面的茶館裡，那幾位老茶客，仍像往常一樣，懶洋洋地飲著依舊是淡而無味的茶水。在舅舅處幫工時，朱卓三也見過這類茶客。那時的他心中倒也充滿了羨慕，覺得他們整天衍

佛無所事事地泡在茶館裡，沒有什麼煩惱，像傳說中的神仙。那時他想：神仙過的日子也許就是這樣，自己要是也像他們這樣心無掛礙地活著，那該有多好啊！

可是，現在的朱卓三已經沒有了這份羨慕，他追求的已不是這種無憂無慮又無所事事的日子了，他所探尋的是一個生命不朽的歸宿，一種生命的永恆。這幾天來，他又被一種對生命的無奈所攪擾。人這一生，就這麼幾十年，即使經歷過一些快樂、幸福，又能享受多久呢？這一輩子無論過得好還是不好，最後終歸是雙眼一閉，兩腿一蹬埋入黃土，化為塵埃。一切的快樂、幸福、財富都只是那麼一瞬間的事，所有這一切不過是一絲過眼的煙雲。他這樣想著。

已經過了好多天，但母親的死給他的震撼，使他仍無法從困惑與不解中解脫出來。母親死去後的這段日子裡，他的心情散漫，意志消沉，一直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，不知道該如何應付眼前的不幸。他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將母親帶走，現在又來到他的身邊。他並不分懼怕死亡，只是不明白人為什麼會死，為什麼死亡總是伴隨著他，想想自己的過去，再看自己的將來，他不知自己將如何面對死亡，也弄不清自己死後究竟能尋一個什麼樣的歸宿，為此他心裡不免有些酸楚和淒涼。他想探尋一個不死的歸宿，但眼前卻是一片茫然。

母親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。母親的娘家姓王，她天性淑和，孝道殷勤，居家過日子，總是做在先，吃在後。對家庭中的事任勞任怨，遇到不順心的事，就念誦阿彌陀佛。對待左右

鄉鄰則是敬老憐貧，排難解紛。對待子女，極有耐心，每每苦口婆心地教導孩子要惜福修德，好學從善。

母親的死，使朱卓三失去了母親的那份關愛。為此，他很傷心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。這段日子裡，從他記憶的深處，一點一滴的往事，鮮明地映上心頭，那雙溫柔的手，那份無微不至的細心關愛，那陽光雨露中依偎在母親身旁的兒時歲月……。這種回憶又進一步加深了他精神上的煎熬。他為母親的死而傷心，也為快樂時光的消逝而傷心，更為自己所承受的諸多不幸而傷心。因為這幾年裡，他不只一次為死亡給他帶來的不幸而悲傷。父親的死，他傷心過；妻子的死，他傷心過；兒子的死更使他傷心。到母親死的時候，他不僅感到傷心，也越發覺得人生無味。他不知道人為什麼會這麼脆弱？為什麼這麼輕易地就會死去？

當他從昏昏沉沉的、如夢纏繞的回憶中回轉過來之後，又一次以慘痛的經歷面對著人生的第一大嚴肅課題——「有生必有死，合會終必離」。雖然這是每個人生命中早晚都要學會去面对的事實，但讓他不斷地用淚水和悲傷去體味，這代價也太殘酷、太痛苦了。為什麼人一定要經受那麼多的痛苦呢？為什麼人總是要與親人分別呢？人為什麼不能不死呢？生命為什麼不能成爲一種永恆呢？

幾年來，接二連三的不幸落在他的身上，他感到無力承擔。兩年前，他從舅舅那裡分出來，單立門戶，在海門開設了這家藥鋪。從那時起，他就覺得自己的肩膀，比過去強壯了許

多，完全有能力擔負起家庭的重擔，會使母親、妻兒過上好日子。可以讓母親安享晚年，也可以讓兒子避免像自己那樣因為家貧而輟學。然而，這一切就像泡沫一樣很快就都破滅了。希望妻兒、母親像旁人一樣健康地活著，這一點要求他覺得並不過分。可是，為什麼一切都是那麼不如意，為什麼昨天還是活生生的人，轉眼間說走就走了呢？而且，這種種的不幸又全都落到他一個人頭上。他不明白。

最近這段時間，他的思緒總是糾纏在這些問題上。自從入鄉塾受學以來，他接受的就是傳統的儒家教育，深受孔子以來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的人世思想的薰陶，因此，也像其他中國人一樣，一向沒有應付死亡的習慣，一旦死亡臨頭，便頓感惶恐。當屢遭死亡侵擾之後，便愈發困惑和不解。在體會了幾次「生死在眼前」、「諸法無常」的滋味後，他倒想進一步探討一下「醫命之學」，尋出一個不死的辦法來。他總覺得生命應該存在一個不死的永恆狀態。

父親度潤公死的時候，他還不曾產生過這種想法。他也不知道，從什麼時候起，這些問題開始纏繞著他。人為什麼要死？怎樣才能不死？這問題像是一個結，時時凝在他心中，怎麼解也解不開，怎麼擺脫也擺脫不掉。

他記得，父親死的時候，他為父親的死十分悲傷。當時他只有悲傷，並不曾多想什麼，沒思考過為什麼人的生命這麼短促，沒有對生存與死亡這一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有過什麼探

索，更沒有為人生的不死而冥思苦想。當時的他，只是覺得疾病是那麼可惡、可恨。因為是疾病奪去了父親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父親的身體一直是很硬朗、很結實的，從來不曾有過什麼頭痛腦熱的。父親強壯的臂膀是他生活的依靠，全家的生活都仗著父親維持，父親突然間會離開他們，為此，他感到茫然。母親說是疾病奪去了父親。關於這一點，他一直記著。

據母親講，父親的病雖然來得很急，但並不是不能治，只是當時沒有遇到一位好郎中，所以，母親說，父親的死也是命。

父親對子女是很嚴厲的。朱卓三記得父親常常說：「為人作事，無論如何，要給兒孫留些陰德。」還說：「我們朱家多少輩子，沒有和人家打過仗，訴過訟。」並以此叮囑他們兄弟，縱然自己吃虧，也不要違背祖上家風。父親為人老老實實，他生活上對自己非常儉樸，對別人卻很慷慨，寧願自己忍耐一點，窘困一點，也總是要去幫助人家。他一生持身涉世，待人接物，沒有什麼特長，只是遵循一個原則，那就是「敬以處事，誠以待人」。

父親死了！這對朱卓三來說，無論在生活上還是精神上，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他輟學了。沒有父親的家是無力支付他的學費的。相反，為支撐這個家，他也不得不承擔起必要的責任，尋求自立之路。

十六歲的時候，他聽從母親的安排，去舅舅的藥鋪當了幫工。

父親死的時候，朱卓三見過一次舅舅。當時舅舅曾對母親說，願意收他為學徒。舅舅在黃岩北門設立了一家藥鋪，生意雖不算興隆，但維持一家的生活還是沒問題的。父親死後，舅舅讓他來幫工，就是希望他能多少學點手藝，靠本領去維持生活，支撐家庭。舅舅曾對他說：「人生在世，無論做那一行，要有一種正常的職業，自己要學一種真正的本領，真手藝，不要整天想著升官發財，因為這些事情，都不靠實，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，自己有一手好技藝，比什麼都強。就是窮極的時候，拿出自己的手藝來，比討飯吃要好的多。最好就是醫藥，將來亂起來，討飯無處討的時候，住到一家店裡，掛上牌子行醫，這種糊口法，比其他都高明。」

他覺得舅舅說得很有道理，因此，在黃岩做事的兩年裡，他每天跟舅舅學醫，練字抄藥名。閒暇的時候，他也瀏覽了一些醫藥之書，如《黃帝本草》之類，對藥性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。偶而他也為人分析一下脈理，辨別一下病狀。他是個勤學為務的少年，本來就不喜歡玩耍，平常無事時，他總是獨自靜坐一處，在自己的身上做試驗，習學把脈、針灸等。

他想做個好郎中，自從到黃岩後，他就一直希望自己能給人治病，為人解除痛苦，他不願意看到病人像他父親那樣，因得不到及時的醫治而死去。他想盡自己的努力去做，希望將天下所有人的病都治好。

可是，做一個好郎中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需要對醫理、藥性、脈理、針法等等，有

著很深的認識和理解。在學習的過程中，他確實感到困難。雖然在鄉塾受學的幾年中，他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悟性和理解力，但是醫藥典籍對醫理藥性的表述卻不像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家詩》的文字那樣直白易懂，除了需要較好的悟性和理解力，還需要對人體結構有全面的認識和名師及時的指點。舅舅並沒有多好的醫術，對他的引導也十分有限。

他有時也懷疑自己能否真的成為一位好郎中，不知自己最終是否能夠給病痛中的患者帶來解脫，不知自己能否實現父親死時從內心湧動出的這一志向。出現困難的時候，在他的腦海中也曾閃現過放棄的念頭，然而這念頭又與他那輕易不言敗的性格產生衝突，使他無法放棄。有時困難反而會將他生命中那股超乎常人的韌性和剛強激發出來，催他努力、奮進。

他是個愛思考的人，思考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他那張長久以來處於思考狀態中的臉，再加上個不善言辭的嘴巴，讓人總覺得他有些木訥。

他出生在台州黃岩的沙田朱村，排行第三，人稱朱卓三。幼年時，他就顯得與眾不同。他有著一副莊凝沉穩的秉性，不太合群，其他孩子在一起頑皮打鬧的時候，他常常是在一旁靜坐觀看，或是獨自一人埋頭做自己的遊戲。他喜歡看書。九歲那年的夏曆二月初二，他開始入鄉塾受學，表現出與他人不同的勤奮好學。入學的第二天天先生就開首讓念《三字經》，他天資聰慧，二、三遍便背誦流利。其他同學跑跳玩樂時，他卻在古書文字間尋找著自己的快樂。他最幸福的時光是輟學前的那段美好的學習生活。有些同學天資不好，念書硬記頗為

費勁，自己又不知道努力，怕被先生批評，便常常逃學。但每次回來後，都被先生打得很厲害。朱卓三從來不曾被先生責罵過，反而時時受到先生的讚揚。其他同學每逢遇上下雪、下雨的天氣，便歡喜得不得了，因為這樣就可以不上學了。而朱卓三就是在家不上學的時候，也從來不放鬆自己的學習，他仍然是那樣地手不釋卷，廢寢忘食。幾年裡，不僅學會了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等蒙學讀本，還瀏覽了各種淺顯易懂的勸善之書，如《陰隲文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菜根譚》、《功過格》等，還嘗試著讀了《大學》等書。為此，他比同齡孩子顯得更老成。同時，受到父母行為的薰染，對人處事都舉止有度，溫和謙讓，頗知仁愛禮節。鄉鄰父老對他多是讚譽有加。

他很有主見，別人是很難左右他的。他想完成的事，是一定要辦到的，別人無法阻止得了。只要他制定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標，就會百折不撓地努力做下來，從不會輕易放棄或改變。自從抱定決心成為一名好郎中的那天起，他就從來沒有後退過，也從來不想放棄以醫術解除他人痛苦的理想。然而，一個意外的事件卻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軌跡。

那是在黃岩北門為舅舅舅做幫工的時候。一日，舅舅的表哥家有人來到藥鋪，請舅舅趕急過去探病，朱卓三隨舅舅前往。生病的是舅舅的表哥。因為兩家走得很近，所以朱卓三跟他也很熟，稱他表舅。他年數並不大，也就三十多歲，身體一向很健壯，常常以自己的身體當作誇耀的資本。他很能幹，居家過日子，料理家務很有一套，全家的生活都依靠他來維持。

幾天前出外做生意回來，得了些小病，也沒當一回事，沒有放在心上，想是過幾日就好了，也未想到要讓郎中醫治。不想這天病情突然加重，臥床不起，這才想起前來請舅舅醫治。

舅舅初步診斷之後，發現這病已不是自己能力所能解決的了，而且附近的郎中也似乎無人能治。便先開出一劑藥方，再差人去臨海縣城請郎中。然而，未等臨海郎中趕到，這位身體強健的壯漢，於當天晚上就死了。從生病到死去，僅僅只有七天時間。

舅母表哥的死，使舅母全家上下的人都失聲慟哭，沉浸在悲傷之中。看見這淒慘的光景，不禁使朱卓三想起父親死時的情景，心中不免有些酸楚。

當時，他很納悶，也覺得這事很難理解。為什麼正在盛年身體又很健壯的這位表舅，會遽然得病死去呢？而且短短七天，一個好好的人就沒了，這不是太快了嗎？看著這位表舅的發喪，他心裡產生了很大的刺激，這種感覺與父親死的時候完全不同，父親死的時候，他只是悲傷，還不曾對生命或生死產生疑惑。而這時的他，心裡卻是很酸楚、很難過。這種感受並不是為了那位表舅，而是由表舅的死而引發出來的對人生的感嘆。人生真是沒意思，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死去。人生無常啊！聯想到自己，他覺得不知在什麼時候自己也會很快死去。自己怎能保險不生病呢？生了病之後，心裏鬱鬱不樂。

醫藥是為人治病的，但為什麼不能拯救人的生命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向舅舅詢問：「醫藥不是可以做到妙手回春嗎？為什麼卻不能挽救表舅的生命呢？」舅舅以無奈的眼光注

視著他。良久，說道：「醫只治病，安能醫命啊！」

醫只治病，安能醫命啊！

醫只治病，安能醫命……。

朱卓三恍然大悟。是呀！病可癒，命難違。那些「妙手回春」「華陀再世」的神醫，只不過都是醫治病痛的聖手，又有誰真正能與命運抗爭，真正能做到起死回生呢？過去，他一直認為良醫難求，認為父親的死是由於沒有遇到一位好郎中，卻從不曾想到「病可癒，命難違」，從不曾認識到「命當絕斷，聖人難留」。為此，他一直要做個好郎中，要解除病人的痛苦，要拯救病人的生命。

「醫只治病，安能醫命」，舅舅的這句話使他頓感失落，使他那堅定的信念產生了動搖。是呀！即使能成為一名好郎中又能怎樣呢？又真正能做到包治百病嗎？又怎能與命運抗爭，去挽救必死呢？那麼，醫藥之學只是治病之術，而醫命之術又是什麼呢？世人到底有沒有醫命之術呢？

「暮雨青煙寒雀噪，秋風黃葉亂鴉飛」。這時，心中充滿著淒涼蕭瑟滋味的朱卓三，不禁想起這兩句佛家焰口上的話，眼前呈現出一幅人生變化無常的景象。病、死，這人類生理上的痛苦，終歸是誰也不能倖免的。那麼，王侯將相所謂的榮華富貴，也不過是等於過眼雲煙，青夢一場，幾十年的光陰，很快便會消逝過去，無論高低貴賤，最後同為枯骨。